40061
:10

中華古籍保護計劃

朝翻譯師看底是第幾朝州拈起曰一切有爲法
如夢幻泡影
六朝翻譯傳來妙到頭未悟當時竅須信枝頭老鳳
凰春來反作黃鶯叫正堂辨

宗鑑法林卷二十六終

宗鑑法林卷二十七

集雲堂編

大鑒下七世

汝州南院慧顒禪師興化奬嗣上堂諸方祇具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猶未是某甲問處師曰汝問處又作麼生曰失師便打其僧不肯

翠巖真云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南院雖則全機受敵

其奈土曠人稀　瀉山拮詰云南院高提祖印縱奪臨時者僧善能當鋒抗敵怎奈力竭計窮如今還有本色衲僧麼出來與大瀉相見不圖鼓舞揚聲貴要宗風不墜如無大瀉今日大似索戰無功　雲居悟云作麼生是啐啄同時眼眼若得明其用自備又道作乳其母即喪還明得麼　法林音云南院一期施設不妨奇特其奈打者僧不著者僧爲衆竭力奮不顧身未免墮坑落塹若待伊云秖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用便云閉卻囚口直饒南院縱奪全機也較三千里

子若哮乳其母即喪全歸其子十方通暢大用現前理自然何必起心作模撚若更不會雲居拄杖　雲居悟　悟云無明經

不將佛法當人情驗盡諸方鬼眼睛縱使作家不啐啄依然錯認定盤星　笑翁㘞

呼蛇容易遣蛇難一遣誰知又解翻已識此蛇能變化故垂杖送下高灘　灘無明經

其僧後於雲門會下聞二僧舉此話一僧曰當時南院棒折那其僧忽契悟遂奔回省覲師已遷化乃謁風穴穴問莫是當時問先師啐啄同時話底

僧麼曰是穴曰汝當時作麼生會曰某甲如在鐙影裏行相似穴曰汝沒會也

瑯瑯覺云者僧秖解豎降旂不解奪劍戟　翠巖真出風穴語云當時待者僧擬抵對以坐具劈口摵淨因成云全軍制勝草偃風行南院如獅子搏兎亦全其力　潙山喆云大小風穴卻將惡水潑人大潙卽不然某甲當時如在燈影裏行相似便好向道先師肉猶煖在你作者般見解以拄杖打下法堂兎見孤負他南院　東禪觀云扶南院門風還他風穴諸方往往道伊肯者僧殊不知者僧被伊推在萬丈坑裏　理安問云全機敵勝草偃風行提持向上綱宗須是南院老漢者僧後來悟去秖知納款投降不解搴旂斬將風穴當時待伊道是便好連棒打出者僧或可別立生涯免得後人向燈影裏摸索驀拈杖云今日有人爲者僧作主出來與拄杖子相見如無今日失利

同時啐啄不同時石火電光猶較遲燈影裏行今已亡身辭鳳闕報國取龍庭詎學書生輩窗閒老一經

覺圓胤

南院上堂赤肉團上壁立千仞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道師曰是僧便掀倒禪牀師曰者瞎驢亂作僧擬議師便打

徑山杲云吾今爲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　天童華云也是勾賊破家若非者僧敢捋虎鬚爭見南院汗馬功高雖然如是更資一路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若有僧出擕脊便打何故殺人刀活人劍　靈隱嶽云者僧一味小心大膽南院也是養子之緣　天寧琦云者僧敢向毒蛇頭上指癢蒼龍頷下披鱗誰不賞他大膽秖是末上少了一著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雲居莊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磬山修云者僧將成九仞之山欠進一簣之土　主峰崛云者僧如登百尺之樓秖差一級寶應雖則竭力提持未免竿頭弄巘

掌中擎日月舌上覆金錢壁立千仞毫光徹梵天

鼓山珪

赤肉團邊用得親主賓有理各難伸兩個駝子相逢著如今世上無直人　徑山杲

電光影裏綳素區分纖毫不犯總教滅門　木菴永

日月無光殺氣浮揭天鼉鼓戰貔貅捷呼獲下眞番

將那個兒郎不舉頭虛堂愚
一抽金鏃暗稱奇轉換更逢霹靂機楚項用奇走赤
帝漢軍乘勢襲全齊出其不意攻無備失在東陽得
在西兩兩普州人伎倆從教對面影相欺天岸昇
平沙落日大荒西隴上石頭高復低欺敵陸郎忘失
顧落他陣裏路頭迷芾溪森

南院因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師曰王尚書李
僕射曰意旨如何師曰牛頭南馬頭北
徑山杲云前頭答得著後頭答不著　明因懷云妙
喜恁麼道愜南院意不愜南院意

南院因僧問日月交謝寒暑迭遷如何是不涉寒
暑者師曰紫羅抹額繡裙腰曰向上之機今已曉
中下之流如何解會師曰炭庫裏藏身
虎丘隆云問既有宗答亦驚羣雖然如是南院秖解
觀根逗機應病與藥虎丘更資一路如何是不涉寒
暑者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向上之機今已曉中
下之流如何解會買帽相頭　空有生云南院雖則
向上全提不涉玄微也是巧俏成迂多添脂粉今日
有問日月交謝寒暑迭遷如何是不涉寒暑者三家
村裏泥判官向上之機今已曉中下之流如何解會

大事爲伊不得小事各自支當

紫羅抹額繡腰裙傾國風流宛勝秦玉笛插藏人不見夜深吹起鳳樓春 雪堂行

南院因一僧參纔入方丈便以手指曰敗也師拈拄杖度與僧僧擬接師便打

雲峰悅云者僧頭上有光不知腳下似泰直饒伊十字縱橫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

南院因僧問古殿重興時如何師曰明堂乏插簷曰與麼則莊嚴畢備也師曰斬艸蛇頭落

昭慶庭云貧思實所曲指化城設忽遨遊亡家失業畢竟如何須知泣玉人特地成狼藉

縱奪之機安可測隨言生解實堪悲曉來一陣春風起吹落庭花三四枝 海印信

重興古殿辨來風乏插重簷氣象雄怪得人前多意氣他家無法在胸中 西禪寂

南院因僧問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師曰不上天堂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師曰還知寶應老落處麼僧擬議師以拂子驀口打曰伊還知喫拂子麼曰不會師曰令合是伊行又打一拂子

翠峰顯云令既自行且拂子不知來處雪竇道個賭

西家人助哀

南院問僧名什麼曰普參師曰忽遇屎橛時如何話端西山亮

守廓侍者典化奬嗣問德山從上諸聖向什麼處去山曰作麼作麼師曰赦點飛龍馬跛鼈出頭來山休去明日浴出師過茶與山山撫師背一下曰昨日公案作麼生師曰者老漢今日方始瞥地山又休去

且要雪上加霜　黃龍心云白珪之玷猶尚可磨病在膏肓最難救療者僧令既在手爲甚麼不能行過在甚處　徑山杲云權衡臨濟三玄三要須還他南院始得翠峰爲什麼道拂子不知來處妙喜道個瞎且要兩得相見　東禪觀云令合是者僧行爲什麼卻自行懵懂底便道拂子在南院手裏若與麼非惟自抑威光亦乃不識南院性空道南院令雖自行要且打者僧不著　天寧琦云翠峰雖是明眼宗師要且不知寶應老落處既未知落處因什麼卻道拂子不知來處秖具一隻眼妙喜道個瞎也是東家人死

翠峰顯云然精金百煉須要本分鉗錘德山既以已方人者僧還同受屈以拄杖畫一畫云適來公案且置從上諸聖什麼處去大衆擬議一時趁出　黃龍南云德山持聾作啞雖然暗得便宜廓公掩耳偷鈴爭奈旁觀者哂　潙山拭寬直饒浪激千尋爭奈龍王不顧　雲居元云大凡一賓一主須是知音同死同生方堪受敵廓侍者獨立於巖石上翻身倒捋虎鬚周金剛安坐於大海波心背手逆擒麟角在檀特山前列陣向占波國裏爭鋒分明有輸有贏且道誰得誰失　靈隱嶽云前面是懸巖萬仞後面是觸刃當鋒如何入得德山門報恩秀云豈止偷鈴如九重淵底驪龍頷下抉珠正值龍睡若覺時必爲齏粉又云下媒求鴿著本圖利果然出他彀中不得忽有人問萬松從上諸聖甚處去也攔腮掌云在者裏直教飛龍跛鼈縮項攢蹄侍者德山亡鋒結舌還識德山老漢麼少年曾決龍蛇陣潦倒還聽稗子歌　博山來云德山一條棒尋常血滴滴地到者裏因甚不用還會麼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　古南門云猛虎口裏橫身毒蛇頭上揩癢一出一入一挨一拶不妨好手翠峰恁麼舉從上

諸聖且置者一隊漢向什麼處去可憐無限弄潮人
畢竟還落潮中死　普濟龍云盡道德山陷虎機深
殊不知心肝五臟早被個孟八郎漢盡情摟出還有
向機前著得隻眼者麼
正士忠臣氣最英一言佐國死猶輕不同諂曲偷安
者冒寵貪榮過一生　佛印元
雲鵬展翅天無光井底蝦蟇剛咄咄太陽忽轉跳出
來千峰萬峰空突兀　白雲端
覿面來時作者知可中石火電光遲輪機謀主有深
意欺敵兵家無遠思發必中更瞞誰腦後見顋兮人
難觸犯眥底有眼兮渠得便宜　天童覺
頑皮老虎臥林丘一任旁人放滴油滿肚祇因曾飽
肉縱加呼喚懶擡頭　無準範
慣戰深藏陷虎機窮追焉敢犯重圍縱然保得全身
法折盡旂槍已喪威　憨山清
月明照見路行人突兀高低一道平風卷亂雲歸嶽
盡祇因留得華山青　理安問
敕點飛龍展大功五花蹴踢氣吞戎王圖已樹千年
業跋扈揚揚徒肆雄　夫山儲
守廓到鹿門一日見楚閽黎與僧道話次鹿門下

來問楚闍黎你終日披披搭搭作甚麼楚曰和尚
見某甲披披搭搭那門便喝楚亦喝兩家總休去
師曰諸上座你看者兩箇瞎漢隨後便喝門歸方
丈卻令侍者請師上來曰老僧適來與楚闍黎賓
主相見什麼處敗闕師曰轉見病深門曰老僧自
見與化來便會也師曰和尚到與化時某甲爲侍
者記得與麼時語門曰請舉看師遂舉與化問和
尚甚處來和尚曰五臺來化曰還見文殊麼和尚
便喝化曰我問你還見文殊麼又惡發作麼和尚
又喝化不語和尚作禮化至明日教某甲喚和尚

和尚早去也化上堂曰你看者箇師僧擔擔條斷貫
索向南方去已後也道見與化來師曰今日公案
恰似與麼時底門曰當時與化爲甚無語師曰見
和尚不會賓主句所以不語及欲喚和尚持論和
尚已去也鹿門明日特爲煎茶晚參告衆曰夫參
學龍象直須仔細入室決擇不得容易逴得箇語
便以爲極則道我伶俐祇如山僧當初見與化時
認得箇動轉底見人一喝兩喝便休以爲佛法也
今日被明眼人覷破卻成一場笑具圖箇甚麼祇
爲我慢無明不能回轉親近上流賴得明眼道人

不惜身命對衆證據此恩難報何故典化曰饒你喝得與化老人上三十三天卻撲下來一點氣也無款款地甦息起來向你道未在何故如此典化未曾向紫羅帳裏擦珍珠與你在胡喝亂喝作麼眞謂藥石之言道流難信如今直須明辨取豈不慶快平生叅學事畢一潮纔去一潮來兜底誰知更有雷二百青錢穿不得逢人空說寶山回（豁堂品）

自悔臨鋒失變通招人隔岸罵東風囊中幸有神仙授得地擒王不在攻（位中符）

守廓行腳到華嚴和尚會下一日嚴上堂曰大衆今日若是臨濟德山高亭大愚鳥窠船子兒孫不用如何若何便請單刀直入華嚴爲汝證據師出禮拜起便喝嚴亦喝師又喝嚴亦喝師禮拜起曰大衆看者老漢一場敗闕又喝一喝拍手歸衆嚴下座歸方丈時風穴維那上去問訊嚴曰維那汝來也叵耐守廓適來把老僧扭捉一上待集衆打一頓趁出穴曰趁它遲了也自是和尚言過它是濟下兒孫本分恁麼嚴方息怒穴下來舉似師師曰你著甚來由勸者漢我未問前早要棒喫得

我話行如今不打搭卻我者話也穴曰雖然如是已偏天下也

天童悟別華嚴方息怒云老僧若作華嚴連棒打出則風穴不敢傳言送語矣　理安問云二虎之下獸不容蹄兩刃之間人不容足華嚴一期施設可謂王令森嚴不知守廓是透脫牢籠底漢橫衝直撞收展自如遂致老漢卸甲倒戈龍頭蛇尾千載之下寧免遭人檢點敢問諸人那裏是華嚴敗闕處拈拄杖云匡扶須藉英靈手顯發還他過量人　廣教玉云盡道華嚴能開關延敵亦能制敵守廓能輕騎掠陣亦能破陣殊不知二老機用雖同向上一著俱未夢見廣教有三十棒要與風穴相見不合掉身其間將兩家羅紋結角處摟盡無餘卓拄杖云古佛過去久矣　紫琛岠云盡道華嚴龍頭蛇尾不能令廓公屈服被他貶剝一上何異矮子過溪殊不知華嚴是個虎癡之將不施寸鐵直取人頭縱饒守廓七事隨身未免遭他陷害風穴秖麼入趙投秦窮兵搆怨衲僧門下總是喫棒底漢

龍門競蹋氣全豪偷得耕牛藝轉高帷幄有人饒毒手秖將蒿箭落雙鵰　天章玉

坑降弒義已無名神器空勞以力爭垂死尚言非戰
罪豈知學敵誤平生 豁堂語

門前白額正威獰室內蒼鷹敢越羣爭似老熊同出
入垂垂牙爪不傷人 佪亭挺

鎮州寶壽第二世禪師 寶壽洎嗣 開堂日方陞座三聖
便推出一僧師便打聖曰你恁麼爲人非但瞎卻
者僧眼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師擲下拄杖便
下座歸方丈

翠峰顯云寶壽三聖雖發明臨濟正法眼藏要且秖
解無佛處稱尊當時者僧若是個漢纔被推出便掀
倒禪牀直饒寶壽全機也較三千里 法眼益云什
麼處是瞎卻人眼處 五祖戒別寶壽云千鈞之弩
不爲鼷鼠而發機 瑯琊覺云不是三聖爭到今日
雖然如是錯會者多 雲峰悅云臨濟一宗掃地而
盡因什麼卻到者裏驀拈拄杖云什麼處去也 潙
山秀云寶壽爲將因何三聖卻在中軍可惜鎮州一
城人眼至今未辨東西然救得鎮州一城人眼 潙山
喆云寶壽大似寰中天子敕正行三聖塞外將軍令
正舉還有不惜性命者麼出來與老僧相見要斬不

平之事良久云横按鏌鋣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雲居元云盡道此語奇特大似韓盧逐塊殊不知
寶壽正賊不識誤罪平人者僧有理不伸至今受屈
承天欲斷不平之事拈拄杖云要爲天下宗師此棒
別有分付　黃龍新云寶壽見機而作其奈三聖不
甘直饒甘去未免瞎卻鎮州一城人眼　泐潭準云
三聖成褫寶壽出世好則甚好要且秖得一橛　昭
覺勤云寶壽大似毒龍攪海雨似盆傾三聖雖然雷
震青霄未助得威光一半在可中有個直下承當底
非惟瞎鎮州一城人眼瞎卻天下人眼去在　天童

華云盡道寶壽三聖是作家爐韝本分鉗錘殊不知
二大老被者僧一拶直至如今扶不起莫有爲二老
雪屈底麼驀拈拄杖攧下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天童傑云二尊宿美則美矣若要扶臨濟正宗每人
合喫一頓棒在且道那裏是欠處　東禪觀云盡道
三聖有奔流度刃之作向平地上湧波瀾寶壽用疾
骰過風之機向虛空裏轟霹靂二大老各出隻手扶
登臨濟正法眼藏與麼說話要作臨濟兒孫且緩緩
性空道蚊子如何擎大柱藕絲焉可繫須彌若是臨
濟正法眼藏端的向二人邊滅卻　靈隱嶽云大凡

扶豎宗乘須是頂門眼正肘後符靈二尊宿等閒一挨一拶直下發明臨濟心髓秖是不知性命總在者僧手裏　龍翔訢云斬釘截鐵發揮格外眞機捏聚放開顯示當陽正眼直得龍吟霧起虎嘯風生一道神光貫通今古如斯舉唱猶涉途程且到家穩坐一句又作麼生道三事衲衣青嶂外一爐沉水白雲中

理安問云二老是臨濟嫡骨兒孫故能向人天衆前發明臨濟心髓惜乎當時無人承當致使二大老不能轉身吐氣　東林塔熹云我要翻翠峰案縱使者僧推出便掀倒禪牀也秖是棺材裏瞠眼有甚用處者僧若果是個漢纔推出珍重便出不惟闔會觀光亦使二老疑殺

金鎚擲下如星疾好手接來不費力當時擲向洪波中千古萬古無消息　白雲端

當鋒更不借全機勍敵須還作者知鐵馬放閒沙塞靜聒驢千古少人騎　上方益

豐城收寶劍宇宙識人稀不入張華手焉能別是非

佛心才

鏌刃開時飛鐵騎電光閃處擲金鎚一城聒卻渾閒事直至如今成是非　佛性泰

寶壽開堂推出僧棒頭有眼要分明滿城人瞎誰能
曉今古清風匝地生 疎山如
提起須彌第一錘電光石火太遲遲象王行處狐蹤
絶獅子咆哮百獸危 徑山杲
轔轔車甲馬蕭蕭路上行人弓在腰四顧寥寥雲影
斷一輪紅日正昭昭 茆溪森
絲綸降號令行寰中天子塞外將軍平地雷驚出蟄
半空閃爍騰雲當軒一擊兮青山聳翠別轉釣綸兮
匝地風生 寒松操

寶壽在先寶壽爲供養主壽問父母未生前還我

本來面目來師立至夜深下語不契翌日辭去壽
曰汝何往師曰南方學佛法去壽曰汝且在此作
街坊若是佛法紅塵浩浩談說一日在市中見二
人相打一人向前打一拳曰伱得恁麼無面目師
覩之忽然大悟歸告壽深可之

昭覺勤云築著磕著當頭彰本地風光應聲應色直
下無絲毫滲漏還會他道得恁麼無面目麼龍袖拂
開全體現 磬山修云得恁麼無面目噫錦繡蔟中
撞著白雲堆裏活埋洞見本地風光面目依然長在
噫

南北東西是處遊更深歸去月如鉤春風一陣花狼藉不覺思量暗點頭 枯木成

一拳打就無面目碧眼胡僧覷不足秋來黃葉落紛紛六六反成三十六 南華昺

春色依依柳色萋桃花猶夾杏花枝欲識本來無面目塵中方見丈夫兒 佛鑑懃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趯翻鸚鵡洲幸有旁人爲著力自家端坐看揚州 佛性泰

汝州西院思明禪師寶壽洎嗣僧問如何是伽藍師曰荊棘叢林曰如何是伽藍中人師曰聾兒貉子

亳髮不留縱橫自由闔外乾坤廓落大方無外優游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褫破狐疑網截斷愛河流縱有囘天力爭如直下休四衢道中淨躶躶放出瀉山水牯牛 圓悟勤

西院因僧問學人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師曰設有也斬爲三段僧作禮師休去會下有一僧曰堂頭和尚道卽太煞道未了在問話僧乃曳其僧上方丈曰者僧不肯和尚語師曰是上座不肯老僧那僧曰不曾覺事亦不曾說師乃一時喝下僧到法堂又曰說甚太煞道直下未了在問話僧又

曳其僧白方丈師曰上座果不冇老僧那僧曰莫
信者僧今日三度見伊風發師乃一總趁下
雲巖學云西院棒頭有眼者僧見機而作檢點將來
總被者擔板漢使得七上八下
西院在許州聞汝州南院顯出世元與同參遂特
去相訪纔入事了曰啓和尚某甲無可人事自從
許州來收得江西鬃刀一柄獻上和尚顯曰汝從
許州來爲什麼卻收得江西鬃刀師於顯手上掐
一掐顯曰侍者收取師以袖拂一拂便行顯曰阿
喇喇阿喇喇

潙山喆云西院雖收得江西鬃刀無處施呈直遇同
參方始拈出如今還有收得者麼試呈似山僧看如
無尋常用個什麼
南院門前信莫窺登臨無不喪全威許州收得江西
信鍼芥相投秖自知 海印信
波斯出海方投市景入南天遇大商珍重不須重勘
驗金盤聊撥有餘光 二隱讖
覿面無人境自空春風無處不融融直教一見還如
舊敢保生同死不同 幻寄庭
鎮州大悲和尚 三聖然嗣 因僧問除上去下請師便道

師曰我開口卽錯曰與麼則眞是學人師也師曰今日向弟子手中死承天怡云者僧若有殿後之策爭容他大悲一番漏逗

廬州澄心旻德禪師 先大覺嗣 問興化學人有一問在和尚處時如何化於繩牀右邊拍一拍師便喝化又左邊拍一拍師又喝便歸衆化曰旻德較卻興化二十棒雖然如是旻德會若是小可衲僧一棒也較不得

鐵機信云與化氣宇如王被旻德一拶只得冰消瓦解

池州魯祖山教禪師 灌溪閒嗣 因僧問如何是雙林樹師曰有相身中無相身曰如何是無相身師曰金香爐下鐵崑崙

仰山欽云山僧則不然如何是雙林樹秋來葉落春到花開如何是春到花開那邊一片雲今日定下雨有相身中無相身金香爐下鐵崑崙雙林別後無消息滿路風塵來往人 方菴顯

際上座 臨濟玄下克符嗣 到洛京因朱行軍設齋入堂內顧視上下曰直下是遂行香曰不住道至師前師

曰直下是箇什麼軍便喝師曰行軍幸是會佛法人惡發作麼軍曰喚作惡發卽不得師便喝軍曰鉤在不疑之地師又喝行軍齋了請師說話開僧錄曰啓行軍適來爭容得者僧喝太甚無禮軍曰若是你諸人喝下官有劍在錄曰某等一隊紫布袋不會須是它暉長老始得軍曰若是南禪長老始得軍曰若是南禪長老也未夢見在

天童華云行軍拈出倚天長劍者僧披襟敢衝白刃雖然兩不相傷爭奈二俱弄險　教忠光云朱行軍旁若無人者僧攙行奪市雖然鉤在不疑之地爭奈二俱失刃且道甚處是失利喝一喝　別峰遇云盡道行軍作家爭奈俗氣不除者劍自行還須自領何不待云須是暉長老始得更云鉤在不疑之地且教際上座喫齋還須吐卻　弘仁毅云大小行軍貪程太速被一箇紫布袋換卻眼睛當時若待道下官有劍在便喝云直下是吟管教行軍有口祇堪挂壁

宗鑑法林卷二十八

集雲堂編

大鑒下八世

汝州風穴延沼禪師（南院顒嗣）參南院入門不拜院曰入門須辨主師曰端的請師分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又喝院曰左邊一拍且置右邊一拍作麼生師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盲枷瞎棒奪打和尚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淅子鈍置一上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

詐道不饑院曰閣黎曾到此間麼師曰是何言歟
院曰老僧好好借問師曰也不得放過
靈隱嶽云嗄也甚奇怪一箇禿埽帚一箇破糞箕搕
搥堆頭也用得著然未免鈍置門風若據令而行總
欠一著　南堂欲云精金躍冶正要鉗錘赤驥追風
豈資鞭影是他南院未上太煞傷慈直到下梢分疎
不下本覺者裏設有人問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
便與連棒趁出何故當門不用栽荊棘免得人來惹
著衣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金沙灘頭馬
郎婦
金沙灘裏馬郎婦宗匠臨機發一言自笑箭穿紅日
影孰云斫水不成痕正覺逸
相逢盡道歸山去林下何曾見一人回首面南看北
斗金鷄早報五更春浮山遠
何年嫁事馬家郎鳳枕同歡碧玉牀回首畫橋離別
苦落花流水淚千行張無盡
十分美麗誰家女百倍聰明是馬郎堪笑金沙灘畔
約始終姻婭不成雙或菴體
風穴因僧問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師曰出袖拂開

龍洞雨泛梧波湧鉢裏囊華
昭覺勤云風穴用得當陽事不妨風流儒雅要且祇
道得途中句或有問道林九夏賞勞請師言薦向道
四絕堂邊騰瑞氣三湘江畔奪高標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如何不是佛曰學人
未曉乞師再指師曰家住海門東扶桑最先照
法林音云射穿楊箭風穴不無好手若是和光同塵
猶較三步
省間一道白毫光歷劫知將甚處藏永夜寥寥天未
曉更須斫額望扶桑　保寧勇

截鐵之言貴直當回頭何止隔扶桑最憐宣德門前
過更去從人覓汴梁　祖菴鋭

風穴到黃龍龍曰石角穿雲路垂條意若何師曰
紅霞籠玉像擁嶂照川原曰恁麼則相隨去也師
曰和尚低聲
無價明珠暗處懸夜深將把木人穿誰知卻被泥牛
見吞入紅霞碧浪淵　投子青
風穴因眞園頭同念法華問訊次師問眞如何是
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眞曰鶻鳩樹上嘴意在
麻畬裏師曰伱作許多癡福作麼何不體究言句

乃問念法華伱作麽生念曰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師卻顧眞曰伱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高峰妙云山僧昔年侍立先師次亦嘗被問此話擬下語間遂遭一頓熱棒打出直得三日忍痛不已大衆端要見二老優劣但將妙上座喫棒處看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道師曰五鳳樓前曰如何是道中人師曰問取城隍使

投子青云然指道由人行之在已問窮決悟答以提宗不是當人徒勞進步何故蓋向上一路千聖不遊擬議之間長途萬里是以龍樓迎瑞紫殿籠烟苔砌深闈燭香人靜正當伬麽時許人喘氣麽若喘息之閒長途萬里復頌

滾宮禁殿隔重圍簾靜檐楹紫氣垂苔地不通朝請近家人指路莫遲疑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已師曰是汝自已僧禮拜師便打

天寶樞云是汝自已以水澆水勞脊便棒徹骨徹髓

風穴因僧問塵鹿成羣如何射得塵中主師曰釣船載到瀟湘岸氣咽無聊問白鷗

禁殿重闈視聽危側思偏立絳綸垂漢鄉雲斷汀洲

迴嶺暮猿嘽孤月隨 投子青
帝遠天高罵至尊偶逢國士降絲綸詔宣率土歸皇化羽族銜蘆過雁門 爾密復
風穴因僧問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師曰木鷄嘽子夜芻狗吠天明
徑山杲云恁麼答話做臨濟兒孫未得在今日或有人問磬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祇向宅道木鷄嘽子夜芻狗吠天明 南堂欲云先行不到末後太過要見條理始終須是金聲玉振 磬山脩云妙喜老人亦未做得風穴兒孫在有人問磬山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祇向宅道天明芻犬吠子夜木鷄嘽古巖月色鎖重雲枯木迎芳晚帶春昨夜星河隔南斗金烏隨鳳過天輪 投子青
明暗雙雙殺活機碧油風冷絕高低霜前古調千峰曉月裏嫦娥帶露逃不是知音徒側耳謾聽黃鳥落溪西 伴我侶

梅花六月吐清香三九天中柳絮狂若解無中能唱出方知元不在宮商 浹水洽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須彌南畔齊打鼓賀蘭山前築皮毬

親切曾伸問老翁東山歌唱北山吟弄潮須是吳江客別語還他漢地人投子青

風穴在鄧州李使君衙內陞座乃曰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卽印住住卽印破祇如不去不住印卽是不印卽是還有人道得麼時有盧陂長老出問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澈巨浸卻嗟蛙步驟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便打一拂子曰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子牧主曰信知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甚麼道理皷曰當斷不斷反招其亂師便下座

昭覺勤云風穴擺三玄戈甲施四種賓主明立信旅密排陣敵及至盧陂纔跨鐵牛劃時擒下遂令牧主知歸所謂龍驤虎驟鳳翥鸞翔雖然如是崇寧待伊道有鐵牛之機劈脊便棒何故殺人刀活人劍　報恩秀云風穴道太守見箇什麼道理者裏便好與盧陂雪屈　天寧琦云擊石火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風穴壁立千仞坐斷盧陂舌頭盧陂若是箇人未致牧主檢責纔見他道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呵呵大笑他若擬議拍一拍便行無端請師

不搭印倚他門戶傍他牆剛被時人喚作郎如今有人與風穴作主我要問他心印在什麼處　磬山修云決戰者不顧其首盧陂也是一員猛將敢來奪令攙旂怎奈風穴陣勢排定教你無門可入無路可出自非披三玄戈甲七事隨身者孰能如是雖然當時不得牧主爭生收煞　博山來云風穴泥印子在手印住也得印破也得盧陂不搭印正是鐵牛機可惜乾爆爆地若帶些水頭管取他泥印子爛去　平陽忞云風穴據令牧主知歸可謂龍驤虎驟鳳翥鸞翔旦暮一時千秋或遇祇如盧陂落節過在什麼處

大覺昇云風穴正令全行盧陂退身賣陣總讓牧主一籌何故伯牙縱有高山調不遇知音也是閒

擒得盧陂跨銕牛三玄戈甲未輕酬楚王城畔朝宗水喝下曾令卻倒流　翠峰顯

鋒頭壁立銕牛機十字縱橫寶劍揮一陣賊軍俱粉碎凱歌齊和太平歸　保寧勇

卻沉吟電轉星飛被活擒喝下機鋒如霹靂三玄戈甲振叢林　圓悟勤

銕牛之機印住印破透出毘盧頂顢行卻來化佛舌

頭坐風穴當衡盧陂負墮棒頭喝下電光石火歷歷分明珠在盤盝起眷毛還蹉過　天童覺

亘天紅燄石爍金流近者遠者總教焦頭不禁天風更作處傷殘耐見徧滄洲　顯聖澄

風穴上堂若立一塵家國興盛野老攀感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安怙於此明得闇黎無分全是老僧於此不明老僧卻是闍黎闇黎與老僧亦能悟卻天下人亦能瞎卻天下人欲識闇黎麼右邊一拍曰者裏是欲識老僧麼左邊一拍曰者裏是雲門偃云者裏卽易那裏卽難　瑯琊覺云杓卜聽虛聲　白雲端云立卽是不立卽是艮久云心不負人面無慚色拍禪牀一下　五祖演舉了云太平卽不然若立一塵法堂前艸深一丈不立一塵錦上鋪花何也不見道九九八十一窮漢受罪畢纔擬展腳眠蚊蟲猲蚤出　天童華云大小風穴不會轉身句靈隱嶽云大小風穴酢氣猶在　報恩秀云雲門矢上加尖瑯琊腦後拔楔此亦一塵廢立家國興亡也其實中心樹子何曾少動　烏石道云風穴大似箇賣卜漢未拋卦錢時吉凶禍福盡在自身擲下卦錢禍福吉凶盡在他人分上且道他以手左邊拍一

拍右邊拍一拍意作麼生

野老從教不展眉且圖家國立雄基謀臣猛將今何在萬里清風獨自知翠峰顯

立國仍教野老欣威行闊外不揚塵縱橫莫測文兼白雲端

武宇宙茫茫有幾人

皓然渭水起垂綸何似首陽清餓人祇在一塵分變

態高名勳業兩難泯天童覺二

幾許歡心幾許愁好看野老兩眉頭家邦平怗清如

鏡水瘦山空一搅秋

且看雙放更雙收有底歡聲有底愁一切聖賢如電

拂大千沙界海中漚雪巖欽

家國分明得自由盛衰全在一塵收將軍戰馬眠方

熟野艸從教滿地愁竹屋簡

門戶江山費討量一塵空自較興亡何如青嶂茅菴

底白晝松風入夢香位中符

兩岸芙蕖鬬彩霞一天風月屬漁家釣竿收拾雨蓑

冷寂寂秋江滾浪花法林音

風穴參南院院問近離甚處師曰南方曰南方一

棒一喝如何商量師曰作奇特商量曰我者裏不

然師曰未審此間如何商量曰棒下無生忍臨機

不見師師便省

徑山杲云風穴當時好大展坐具禮他三拜不然便與掀倒禪牀乃回謂侍者云伊道當時風穴禮拜是掀倒禪牀是者云艸賊大敗杲云伊看者瞎漢亂統便打　磬山修云風穴悟則不無怎奈落在第二頭山僧若作南院待問此間作麼生商量劈脊便棒管教伊七通八達

有喝端如探竿艸無師血脈通紅線當陽不識李將軍徒學穿楊一枝箭　南巖勝

師子教兒返躑方臨機一著展鋒鋩卻悲混沌再三鑿野鹿標枝憶古皇　古南門

師資合處芥投鍼嶽未爲高海未深看取作家爐韝在能消躍冶不祥金　汝風杲

風穴因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曰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哨處百花香

翠峰顯云曾有人問我對他道劈腹剜心又且如何復云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鱉恕龜必應有主　潙山秀云江南佳景誠合如之千載觀光添人性燥倘或不爾來年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鼓山珪云且道是犯不犯　南華昺云風穴入林不動艸

入水不動波眼睛裏倒卓須彌眷毛裏橫安世界畢竟落在甚處祇許老胡知不許老胡會　雲居元云且喜天下太平　西禪需舉雪竇語了云一人如三春和煦一人如雪上加霜雖則來機不昧縱奪可觀其奈未出者僧所問曾有僧問祥雲向伊道泥牛吼翠峰語了云寰中天子敕塞外將軍令　天童覺云露躶躶圓陀陀直是無棱縫且道風穴無棱縫翠峰無棱縫還會麼和光惹事刮篤成家　天童傑云風穴老祖將白麪和麩殼糶了引得後來人徒向百花深處作道理成羣作隊外邊打之遶徑山則不然有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即向他道置將一問來

中峰本云者僧問處如大浸稽天無物不在波瀾之內風穴固是入水不溺怎奈全身在裏許

鷓鴣啼處百花鮮江國從來路坦然爲報途中未歸客謝家人不在漁船　寶峰明

彩雲影裏神仙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　海印信

人莫看仙人手中扇 佛鑒勤
忽爾出門先見路纔方下脚便登船神仙祕訣眞堪
惜父子雖親不可傳 妙喜杲
風穴因僧問從上古人印印相契如何是相契底
眼師曰輕囂道者知機變拈卻拈魂拭淚巾
至鑑當軒醜莫逃一機乖示膽魂消相逢若是趙宗
畧便得風流蓋世饒 漢雷見
風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杖林山下竹筋鞭
道峰清云道山控千里馬發穿楊箭爭奈勞而無功
杖林山下竹筋鞭枝節蕭疎古澗邊要會宗師開正
眼滿輪午夜照秋天 海印信
杖林山下竹筋鞭水在深溪月在天良馬不知何處
去阿難依舊世尊前 真淨文
杖林山出寒巖尚帶烟扶過斷橋曾得
力而今不直半文錢 上方益
汝州潁橋鐵胡安禪師 南院顒嗣 向火次因鍾司徒問
三界焚燒如何出得師以香匙撥開火鍾擬議師
召曰司徒司徒鍾有省
高聲撥火召司徒火燄炎天驀面驅祇向此間能穩
坐任教門外雪盈衢 冶父川

三界焚燒要出離見春來了見春歸是他不見春來
去日出東方夜落西閒極雲
鄧州興陽歸靜禪師西院明嗣參西院便問擬問不問
時如何院便打師良久院曰若喚作棒眷鬚墮落
師言下大悟
保福展云雖然如是佘眷毛有幾莖　開福寧云興
陽卻有陷虎之機西院不覺投他深穽若人辨得親
佩毘盧印當陽捋虎鬚其如見解未圓棒頭有眼明
如日要識眞金火裏看
大鑒下九世

汝州首山省念禪師風穴沼嗣因僧問如何是佛師曰
新婦騎驢阿家牽曰未審此語甚麼句中收師曰
三玄收不得四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師曰天長
地久日月齊明師又因僧問新婦騎驢阿家牽意
旨如何師曰百歲翁翁失卻父曰百歲翁翁豈有
父耶師曰汝會也又曰此是獨坐無尊卑從上無
一法與人
愚菴盂云欽淒淵默泰鷄頭大將軍除壁虱　光相
得云應機接物不妨迅捷未免旁觀者哂
手提巴鼻腳蹋尾仰面看天聽流水天明送出路旁

邊夜靜還歸茅屋裏道吾眞
新婦騎驢阿家牽王老空中駕鐵船井底挂帆風勢
惡須彌頂上浪滔天海印信
新婦騎驢阿家牽面如滿月目如蓮更將羅袖相牽
挽一段風流遍大千慈受深
新婦騎驢阿家牽體段風流得自然堪笑效顰鄰舍
女向人添醜不成妍天童覺
新婦騎驢阿家牽萬里滄溟駕鐵船參差島嶼分諸
國彷彿星河共一天南華昺
阿家新婦兩同條咫尺家鄉路不遙可笑騎驢覓驢
者一生錯認馬鞍橋鼓山珪
蹇驢須是阿家牽媳婦嬌癡懶著鞭在舍祇知七十
士出門方見化三千簡堂機
有響無聲沒奈何陽關三疊爲君歌男兒一去不回
顧冷落衆腸烟雨多三峰藏
紫羅抹額繡裙腰涉水登山語笑高未盡平生剛半
面擬將綢繆隔迢遙天章玉
天子刈荒艸林花發火藻江山舊主人覿面誰知道
緒菴纘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楚王城畔汝

水東流

楚王城畔水東流逐浪隨波早晚休誰謂謝郎生計在夜深明月上孤舟 佛慧泉

楚王城畔水東流樹倒藤枯笑不休好是自從投子去更無人解道油油 眞淨文

千波萬浪曾無盡去槳來帆浩莫窮謝客睡醒孤月白閒吹一笛渡頭風 普融平

楚王城畔水東流獨腳山魈踢氣毬貪著六幺花十八斷頭船子下揚州 瞎堂遠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風吹日炙

日炙風吹不計年行人塵路辨應難擬心早已淚三尺更教誰問箇中玄 洞山聰

日炙風吹問祖來紅塵亙野眼難擡忙忙役役知多少二月春深動地雷 翠巖眞

日炙風吹也大奇根槍疋馬將家兒皇圖自古元無事撥動烟塵更是誰 三祖宗

日炙風吹當路頭衲僧見後莫遲晒我今到此堪惆悵葉落花紅經幾秋 雲溪恭

首山拈竹篦示衆曰汝諸人若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且道畢竟喚作什麼速道速道時

葉縣省在會下乃近前掣得折作兩截拋向階前
卻曰是什麼師曰瞎省於言下大悟
廣慧璉云省瞎驢悟則太煞悟要且未盡先師意旨
天寧琦云廣慧恁麼道先師實有意旨那將一把
火照看面皮厚多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若是向上
提持還我竹篦子師兄始得　雲居莊云脫體風流
須是首山當機抗敵還他葉縣一向與麼去臨濟佛
法掃土而盡　瓯峰承云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明
招補云我當時若在待道汝諸人喚作什麼但噓兩
噓管取首山者漢死解冰消

竹篦舉起成生殺豈更容人亂扎錐劈脊一揮如薦
得銀山鐵壁也光輝照堂一
背觸非遮護明明爲舉揚吹毛元不動徧地是刀槍
徑山杲

罵他還自罵瞋他還自瞋戒之慎之出乎爾者返乎
爾者也　卍卷顏

辨龍蛇眼定乾坤粲一天星斗分拈起竹篦言背
觸明明刺腦入膠盆笑翁堪

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是甚麼章句忠清里
巷馬回子諸人還會麼休休三十六條花柳巷向來

曾不禁人遊 雪嶠信
觸背二途俱不得言前有路最條直馬無千里謾追
風鶴有九皐難翥翼且翥翼好事也要大家識復把
住云道道 梅谷悅
可是鐵輪天子寰中旨又道帝釋宮中放赦書人言
端陽符一道呢喃滿口誦消除衲僧面前用不得尺
固可量丈難測為我寄語當年念法華寃哉將謂撥
龍蛇 無可智
吹倦林風冷次園百年釣月斷香魂不因栗冽衣裳
薄誰見微茫烟水痕 雪僧嗣

首山示衆諸上座不得盲喝亂喝尋常向伊道賓
則始終賓主則始終主賓無二賓主無二主若有
二賓二主兩箇即成瞎漢所以道我若立伊須坐
我若坐伊須立坐則同伊坐立則共伊立雖然如
是急著眼始得
賓主有無俱遣外行藏須要出常情無棲泊處開門
戶月到中霄不敢明 虛堂愚
七里村王大嫂東話西話自起自倒說到傷心欲斷
腸滿地殘紅還自掃 融會理
失同得言若嘿歷歷一天星斗戈艮主佳賓兩無私

一賤一貴誰辨惑 鐵容玄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用心處師曰怪伊一問遲也

未語難明迷悟情發言方表赤心人祇貪進步求名玉爭信靈苗不受春 投子青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學人親切處師曰五九盡日又逢春曰畢竟如何師曰冬到寒食一百五

日暮陰雲郊野淚重陽到後菊花新不因西嶠殘冰盡爭得東山一帶春 投子青

師曠雖聰失正音高山流水總無人穿雲白髮離巖岫半夜烏鷄喪比鄰 伴我侶

首山因僧問如何是菩提路師曰襄縣五里曰向上事若何師曰來往不易

問路窮途擬進程綠楊鶯語送行人牌標五里向君說莫道當年不指陳 投子青

首山舉古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有僧問和尚是第幾句薦得師曰月落三更穿市過

佛祖髑髏穿一串宮漏沉沉密傳箭人天機要發千鈞雲陣輝輝急飛電箇中人看轉變遇賤則貴貴則

賤得珠罔象兮至道綿綿遊刃亡牛兮赤心片片天童覺

雨過春山翠欲浮佳人乘興上瓊樓無端三弄關情笛鐵鑄心肝亦淚流山容波

首山示衆咄哉巧女兒攛梭不解織貪看鬬鷄人

水牛也不識又曰咄哉拙郎君巧妙無人識打破鳳林關著靴水上立

此菴元云總有來處拈杖云上大人丘乙已化三千七十士　月江印云二人同心其義斷金

汝州廣慧眞禪師風穴問會昌沙汰時護法善神向什麼處去師曰常在闔闔中要且無人見穴曰汝徹也

徑山杲云汝道風穴自徹也未

東街東巷風流子南陌南溪抱瓮郎日出同來花底坐一般眷目有精光頻吉祥

長沙府靈泉院禪師風穴沼嗣因僧問先師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如何師曰上東門外人無數曰便恁麼會時如何師曰天津橋上往來多

胡笳曲子樓頭唱白雪琵琶月下彈音律幾多人共聽靜看花影在闌干頻吉祥

宗鑑法林卷二十八終

中華古籍保护